



湖北加油！

靠吸氧可以达到 90 以上，变成了六十几。医生怎么做都不见好转，看着我妈全身插满了管子，我纠结犹豫了好久，最后和医生说“算了，不想再看着我妈妈痛苦”。他们就由 4 个人把我妈抬上了床，我妈那时已经小便失禁，轮椅上全湿了。

我给儿子打了个视频电话，让他和外婆见上最后一面。我儿子和我妈的感情很好，当时他喊着：“外婆你振作点，你要好起来。”而我爸始终不愿面对。我儿子告诉我，外公就一直在床上躺着，不愿说话也不理他。我知道，我爸当时是崩溃的。

2 月 5 日凌晨，母亲最终没能熬过去，全身都是肿的。我看着她咽下了最后一口气，瞳孔慢慢放大，眼泪已经不知道留了多少。母亲怪过我，说为什么这些天都见不到我人。我真的没办法，除了几头跑，每次医生开个什么药，因为是全报销的，都要去登记再去指定的地方拿，离得很远。

像这种病人的遗体也是要特殊处理的，医院给了我电话，让我自己联系殡仪馆。然后他们很快就来了，用了几层黄色、白色的袋子把母亲带走了，告诉我 15 天后去拿骨灰。

处理完母亲的后事，来不及伤心太久，我也去了红会医院等，但因为第一批的时候我不在。2 月 5 日晚上，我儿子和我爸先被送进了位于武汉国际会展中心的江汉方舱医院。他们是第一批，新华社拍的照片里就有他们。

我就在医院的椅子上躺了一晚，听说是第二天一早会安排我们。

2 月 6 日，和儿子微信沟通得知，他和我爸是挨着的两张床，那里给他们发了洗漱用品。有供电，也有电热毯。并不是网上传的没电很冷，在这种情况下还瞎传一些负面的东西太可恶了。但我儿子说，厕所是真的非常脏。他说：“妈妈，这种厕所你肯定受不了的。”

他所在的病房一共 50 人一间，但只有四个医生和两个护士，

一家人在方舱医院的合影。



感觉有点忙不过来。

6 日，大约是早上 10 点才发了早餐，很简单。然后晚上发了药，我儿子也拍给我看了，都是一些中成药，我感觉没什么用。我就让儿子一定要好好吃东西，照顾好外公，也让他吃东西，这样才有力气与疾病斗争。

而我自己红会医院只有等，现场情况也非常乱。一方面社区不断送人过来，有的根本还没确诊是来检查的，但他们不知道也混在里面；另一方面，完全没有车子送我们去的意思。就看到大厅里人越来越多，大家逐渐失去了耐心。

我也看到有些人被从方舱送了回来，因为那里只收轻症患者，这些人的血氧量低了，应该是送火神山、雷神山这种地方的。就这样我又在红会医院的椅子上坐了一晚，还好医院是提供盒饭的。

2 月 7 日下午，因为迟迟看不到安排，很多人像我一样在这里已经待了两晚了，体力都快透支了。有人开始“闹”，警察都来了。我也是非常迫切地想要看到父亲和儿子。

最终总算安排了车子，把我们这批人送去了方舱医院。到了之后，有医生过来询问了我们的情况，也发了晚餐，有荤有素，也是热的。但我到得比较晚，就没有给我们发药。我儿子说今天发了一些号称是对这个病很有效的中药。

这里是可走动的，男女病区也可以偶尔串门。但因为我的情况比较特殊，我跟他们说了，儿子和父亲都住在这里，他们就让我随时可以过去照顾他们。总算见到他们了，我也放心了。他俩总体精神都不错。但我爸好像是因为吃了中药，胃不是很舒服。

我觉得整体条件还是可以的，就是除了住的地方干净之外，厕所、洗漱的地方都真的是太脏了。不过，今天（2 月 8 日）上午，经过很多患者的抗议，工作人员已经把厕所打扫了一下，现在还是满干净的。

我早上起来有些头晕，胃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吃了药的关系反应有些大，过一会儿准备再去问问医生。不过昨晚，医生查房的时候告诉我，我的病情是在好转的，相信很快可以出院了。我父亲和儿子今天的状态也都不错，父亲还提出要喝皮蛋瘦肉粥，我给他点了个外卖。

我觉得，我们是来这里治病的，这种临时搭建起来的地方，基本生活条件能够满足就可以了。特殊时期，大家需要互相谅解。这些天，我打过市长热线，也求助过社区，尽管都有难处，但最后都给了我很多帮助，包括我所在的单位。期间，大家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，有情绪在所难免，但现在回过头去想，一定还是要相信政府。相信一切很快可以好起来。🇨🇳